



宋咸淳間厚齋先生出而書王公以博學雄文聞  
于時兩制詞爾雅况亦厚歎而服者皆曰非先  
生不能作奇傳異書而微隱與疑而問者皆曰  
非先生不能知晚歲能飛避未嘗一日去書不觀  
頗聞著述甚富恨未之見也忽其子昌世書來  
曰吾父平生書最多惟困學紀聞尤切於為學  
者今以其書視子幸為序所以作之之意真諸  
篇端蓋九經諸子之旨趣歷代史傳之事要制  
度名物之源委以至示工鉅儒之詩文議論皆  
後學所當知者公作為是書各以類聚考訂評



論皆出己意發前人之所未發辭約而明理融  
而達該邃淵綜非讀書萬卷何以能之連日夜  
披閱目力為廢不意垂盡之年獲覩希世之珍  
序引固非晚陋所敢當然先祖光祿與公之父  
吏部同年進士先父大理與公同朝者三相得  
益歡事分之厚不啻一它人况昭父閉門讀父書  
求己志又予所深歎以者是用承命而不辭託名  
於不朽焉觀者毋以爲僭至治二年秋八月壬  
辰隆山年應龍謹識



世之為學非止於辭章而已也不明乎理曷能  
以窮夫道德性命之蘊理至而辭不達茲其為  
害也大矣是故先儒有憂之且夫子之言有曰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其品節備具見於禮之  
經解夫事不燭不足以盡天下之智物不窮不  
足以推天下之用考於史冊求其精粗得失之  
要非卓然有識者不能也若是其始得之矣在  
易之居業則曰脩辭立誠而畜德懿德必在夫  
聞見之廣苟曲通譬是則經史之外立凡舉例  
屈指不能以遽盡也揚雄氏作法言其亦有取

夫是後千餘年

禮部尚書王先生出知濬洛之學淑于吾徒之功至溥然簡便日趨偷薄固陋瞠目拱手面墻背芒滔：相承恬不以為恥於是為困學紀聞二十卷具訓以警原其旨要揚雄氏之志也先生年未五十諸經皆有說晚歲悉焚棄而獨成是書其語淵奧精實非紬繹玩味不能解下世三十年

肅政司

副使燕山馬速忽公

僉事保定孫公楫濟川分治慶元振興儒學始命入梓楠遊公門家父官翰苑時欲悉以所著書進于

朝廷因循不果今也 二公謂楠知 先生事為詳俾首為序庸書作書之本旨亦以厲夫後之學者

先生諱應麟字伯厚自號深寧居士泰定二年

冬十月門人翰林侍 講學士奉政大夫知

制誥同脩 國史表楠敘

幻承義方晚遇難屯炳燭之明用志不分困而  
學之庶自別于下民聞卷有得述為紀聞深寧  
家識

卷一

易

卷二

書

卷三

詩

卷四

卷五

周禮

儀禮

禮記

大戴記

樂

卷六

春秋

左氏傳

卷七

公羊傳

穀梁傳

論語

孝經

卷八

孟子

小學

經說

卷九

天道

曆數

卷十

地理

諸子

卷十一

攷史

史記正誤

卷十二

攷史

卷十三

攷史

卷十四

攷史

卷十五

攷史

卷十六

攷史

漢河渠

歷代田制

卷十七

評文

卷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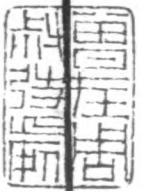
評詩

卷十九

評文

卷二十

雜識



困學紀聞卷之一

易

儀 王應麟伯厚

危者使平易者使恒六易之道也處憂患而求安

平者其惟危懼乎故乾以惕无咎震以恐致福

脩辭立其誠脩其內則為誠脩其外則為巧言

易以辭為重上繫終於默而成之養其誠也

下繫終於六辭驗其誠不誠也辭非止言語

今之文古所謂辭也

履霜戒於未然月幾望戒於將然易貴未然之



防至於幾則危矣

潛龍以不見成德管寧所以箴邵原也全身以  
待時杜襲所以戒繁欽也易曰括囊无咎无  
譽

貞者元之本周公曰又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

夏之長草木也不死八觀韓非可以發明貞固

之說

乾初九復也潛龍勿用即閉關之義坤初六始

也履霜堅冰至即女壯之戒

淮南人間訓云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

以行也故君子終日乾々夕惕若厲无咎終  
日乾々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  
以動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以陰陽言  
日又易說所未及

蔡澤謂易曰亢能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  
不能誠往而不能自反者也亦善言易矣澤

和秦數目而脚相印非苟知之實誼書云亢

龍進而不能一又故易曰有悔吝龍入而不能

出故易曰勿用龍之神也六惟蜚龍乎

越絕引易之退其言曰進有退之義存有

之幾得有喪之理陸宣公云喪者得之理  
得者喪之端其語本此

坤之六五程子以為昇萃媾武非常之變于賓

之說曰柔居尊位若成昭之主周霍之臣也

百言總已專斷萬機雖情体信順而親近僭

妄言心忠信行必篤敬然後可以取信於神

明无尤於四海愚謂此說為長

乾坤之次屯曰建侯封建與天地並立一旅復

夏共和存周封建之始也疋夫亡秦五胡覆

晉郡縣之失也

古者君臣之際分嚴而情通上天下澤履其分

嚴也山上有澤咸其情通也不嚴則為未濟

之三陽失以不通則為否之天下無邦

陰符經云天心之道浸故陰陽勝愚嘗讀易之

臨曰剛浸而長遯曰浸而長也自臨而長為

泰自遯而長為否浸者漸也聖人之戒深矣

繫于苞桑三垂在下而戒之也繫于金柅一柔

方進而止之也

蒙之剛中二也占而求之曰初筮比之剛中五

也占而從之曰原筮

童蒙應於二之剛則吉養之早也童觀遠於五  
之剛則吝見之小也

信君子者治之石隨之九五曰孚于嘉吉信小

人者亂之機分之二九五曰孚于利有厲

鳴謙則吉鳴豫則凶鳴者心聲之發也未知獲

戾于上下鳴謙者歟二三子亦姑謀樂鳴豫

者歟

柔而剛則能遷善剛而柔則能順理復之六三

柔而不中勉為初之剛而屢失故頰復巽之

九三剛而不中勉為初之柔而屢失故頰巽

小畜上九月幾望則凶陰亢陽也歸妹六五月

幾望則吉陰應陽也中孚六四月幾望則无

咎陰從陽也曰幾者戒其將盈陰盈則陽消

矣

同人之初曰出門隨之初曰出門謹於出門之

初則不苟同不詭隨

冥於豫而勉其有渝開遷善之門也冥於升而

勉其不息回進善之機也

大蹇朋來進君子之真朋也渙其羣退小人之

偽朋也

泰言羣  
言朋

君子進而衆賢聚故復朋來无咎衆賢盛而君子安故解朋至斯孚君子之志行而小人心服故豫勿疑朋盍簪

易言密雲不雨者二小畜終於既雨者陽之極為陰也小過終於已亢者陰之極為陽也

則通亢

謹乃儉德惟懷永圖故甘節吉盜言孔甘亂是用餒故甘臨无攸利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故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

何加馬故曰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曰平董公四皓魯兩生之流士不以秦而賤也伏生淳丘伯之徒經不以秦而亡也萬石君之家俗不以秦而壞也剝之終曰碩果不食陽非陰之所能剝

下陽舉而虢亡虎牢城而鄭懼西河失而魏蹙大峴度而燕危故曰設險以守其國狄患攘而民怨結宗藩弱而戚黨顛柄臣揃而官寺恣寇叛平而方鎮彊故曰思患而豫防之復曰朋來所以致泰泰曰朋亡所以保泰

陽大陰小而言陰陽闔而闢也朔先晦後而言  
晦朔終而始也

爾雅小巽謂之坎大琴謂之離萬物之象無非  
易也

易之終始皆陽也始于乾之初九終于未濟之  
上九

易於蠱終則有始於剝消息盈虛於復反復其  
道皆曰天行也然則無與於人事歟曰聖人  
以天自處扶陽抑陰盡人事以回天運而天  
在我矣

言行可以欺於人而不可以欺於家故家人之  
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復之初即乾之元碩果不食則生矣復之所謂  
仁也乾為木果在春為仁發生也在冬為幹  
歸根也終而復始

張子曰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朱子謂聖人  
作易示人以吉凶言利貞不言利不貞言貞  
吉不言不貞吉言利禦寇不言利為寇也

聞之前脩曰中庸誠敬自有乾坤即具此理乾  
九二言龍德正中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

存其誠坤六二言敬以直內

復以自知必自知然後見天地之心有不善未嘗不知自知之明也

致命遂志命可致而志不可奪行法俟命命可制而法不可變

下學而上達故大畜上九何天之衢亨

魏相以易相漢能上陰陽之奏而不能防戚宦之萌不知繫于金柅之戒也匡衡以詩相漢張陳閔眭之義而不能止奄寺之惡不知昏撥靡共之戒也經術雖明奚益焉

五陽之盛而一陰生是以聖人謹於微齊桓公七年始霸十四年陳完奔齊亡齊者已至矣漢宣帝甘露三年匈奴來朝而王政君已在太子宫唐太宗以武德丙戌即位而武氏已生於前二年我藝祖受命之二年女真來貢而宣和之禍乃作於女真張芸叟曰易者極深而研幾當潛而勿用之時必知有亢當履霜之時必知有戰

易言積善曰家大學言興仁興讓曰家家可以不正乎

世之治也君子以直勝小人之邪易曰田獲三  
狐得黃矢世之亂也小人以狡勝君子之介  
詩曰有兔爰爰雉離于羅

易者象也木上有水為井以木巽火為鼎上止  
下動為頤中有物為噬嗑小過有飛鳥之  
象焉餘卦可以類求王輔嗣忘象之說蒙莊  
緒餘爾

左傳疏引易云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  
坎離艮兌消息朱子發以為鄭康成之語愚  
謂正其本不萬物理失之毫釐羌以千里見

於易緯通卦驗漢儒皆謂之易則此所謂易  
云者蓋緯書也

鄭康成詩箋多改字其注易亦然如包蒙謂包  
當作彪文也泰包荒謂荒讀為康虛也大畜  
積豕之牙謂牙讀為互大過枯楊生葉謂枯  
音姑无姑山榆晉錫馬蕃庶讀為藩遮謂蕃  
遮禽也解百果草木皆甲宅皆讀如解之謂  
坵呼皮曰甲根曰宅困劓則當為倪仇萃一  
握為笑握讀為夫三為屋之屋繫辭道濟天  
下道當作導言天下之至賸賸當為動說卦

為乾卦乾當為幹其說多鑿鄭學今亡傳釋文及正義間見之

書序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而賈逵以為八王之法張平子以為周禮八議之刑索空也空設之唯馬融以為八卦杜預但云古書名蓋孔安國書序猶未行也愚按國語史伯曰平八索以成人韋昭注謂八体以應八卦也謂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離為目兌為口坎為耳艮為手此足以證孔馬之說

易正義云伏羲制卦文王繫辭孔子作十翼朱子謂繫辭本文王周公所作之辭繫于卦爻之下者上繫下繫乃孔子所述繫辭之傳也彖即文王所繫之辭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彖象上下傳者孔子釋經之辭也愚按釋文云王肅本作繫辭上傳訖於雜卦皆有傳字本義從之漢儒林傳云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為之傳王肅本是也

阮逸云易著人事皆舉商周帝乙歸妹高宗伐



鬼方箕子之明夷商事也密雲不雨自我西  
郊王用享于岐山周事也朱子發云韋存乎  
湯武明夷存乎文王箕子復存乎顏氏之子  
故曰存乎其人朱文公謂疑皆帝乙高宗箕  
子占得此文

明夷之彖曰文王箕子者易洪範道統在焉用  
晦所以明道也象數相為經緯皆演於商之  
季世

桓譚新論云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夏  
易詳而殷易世間未詳所據

孔子卜得賁孔子曰不吉子賁曰夫賁亦好矣  
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

又何好乎

呂氏春秋賁  
色不純也

茗谿劉氏云夬以五君子決一小人不曰小人  
道消而曰道憂蓋上下交而志同如泰之時  
然後小人之道不行若以五君子臨一小人  
徒能使之憂而已惟其有憂則將圖之無不  
至矣愚謂小人道消嘉祐是也小人道憂元  
祐是也

井之九三荆公解云求王明孔子所謂異乎人

之求也君子之於君也以不求之其於民也  
以不取之其於天也以不禱之其於命也  
以不知之井之道無求也以不求之而已  
文意精妙諸儒所不及

王輔嗣以寂然至无為復又云冬至陰之復夏  
至陽之復蘇子美辨其非愚謂先儒云至靜  
之中有動之端所以見天地之心與寂然至  
无之說異矣冬至陰之復蓋如周子利貞誠  
之復就歸震言之荆公曰陽以進為復初九  
是也陰以退為復六二六三六四是也

薛氏曰易以初爻為七日者舉前卦而云也復  
之七日来復震既濟之七日得皆舉初爻

葉少蘊謂凡易見於有為者皆言用用之者何  
體也而易不以體對用故別而論之曰易無  
體是景迂曰体用本乎釋氏

利貞者性情也王輔嗣注不性其情何能久行  
其正程子頴子好學論性其情之語本此

君子道盛小人自化故舜湯舉皋伊而不仁者  
遠玉泉喻氏云泰小人道消非消小人也化  
小人為君子也

泰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本義云郭璞洞林  
讀至彙字絕句下卦故此愚按正義曰以其  
彙者彙類也以類相從征吉者征行也上坤  
而順下應於乾已去則納故征行則吉亦以  
彙字絕句泰之征吉引其類以有為否之貞  
吉繫其身以有待

儉德辟難朱子謂收歛其德不形於外坤暑  
泰之三无往不復陽之極也而否將萌否之四  
有命无咎陽之復也而泰將至

一許敬宗在文館唐為武氏矣一揚畏居言路

元祐為紹聖矣羸豕之孚左腹之八可不戒  
卦

家聲之墮隴西以為愧城角之缺新乎以為恥  
清議所以維持風俗也清議廢風俗壞則有  
毀宗澤而譽張邦昌者有貶張浚而褒秦檜  
者觀民風設教居賢德善俗可不謹哉

齊德衰於召陵晉志怠於蕭魚淮平而異鑄用  
潞定而歸真惑易曰日中則昃玄曰月闕其  
搏不如開明于西

制官刑則具訓蒙士無彝酒則誥教小子易曰

童牛之牯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

龜靈而焦雉文而翳是以衣錦尚絺蘭薰而推  
玉剛而折是以危行言孫此白賁素履所以  
无咎

知止而后有定故觀身於艮惻隱之心仁之端

也故觀心於復

惟進賢可以正君故公仲進牛畜欣越而歌者  
之由止孔明進攸之禱允而官府之體一惟  
正已可以格君故管仲有三歸不能諫六嬖  
之惑魏相因許伯不能過如石之惡泰曰拔

茅漸曰進以正

乾文言曰寬以居之朱子謂心廣而道積程子  
易小畜傳曰止則聚矣呂成公謂心散則道  
不積充拓收斂當兩進其功

丹書敬義之訓夫子於坤六二文言發之孟子  
以集義為本程子以居以敬為先張宣公謂工  
夫並進相湏而相成也

艮者限也限立而内外不越天命限之内也不  
可出人欲限之外也不可入郭冲晦云

小畜上体乾復上体坤乾坤相應故小畜初九

復自道九二牽復古與復六四中行獨復六五敦復無悔義甚相類蓋復中不自失敦復中以自考二五皆得中故也澹庵云同人于野公之大也艮其背止之至也皆見於彖明一卦之義也

里克之中立鄧析之兩可終於邪而已故隨之六二曰弗兼與也

虛美熏心秦亂之萌浮文妨要晉衰之兆故賁受之以剝

無恥國之脉也無恥泯則國以從之是以楚瓦好

賄郢城危晉亟求貨霸業衰秦賂說牧遷為虜漢金間增城敗羽利之覆邦可畏哉大學之末七篇之始所以正人心塞亂原也在益之屯曰莫益之或擊之

翰音登于天無實之名也駁浩房瑄以之

君子無斯須不學也黃霸之受尚書趙岐之注

孟子皆在患難顛沛中况優游暇豫之時乎

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

連山首艮萬物之所終始也八風始於不周

卦氣始於中孚冬至為歷元黃鍾為律本杜

方終陰而始陽故謂之朔方太玄紀日於牛  
宿紀氣於中首而以周寘為元良之終始萬  
物也虞仲翔云萬物成始乾甲成終坤癸艮  
東北是甲癸之間沙隨程氏云醫家難經為  
百刻圖一歲陰陽升降會於立春一日陰陽  
昏曉會於艮時此說與易合又云北方之氣  
至陰而陽生焉豕曰習坎重險也於物為龜  
為蛇於方為朔為壯於太玄配罔與寘所以  
八純卦中獨冠以習

日月為易一奇一耦陰陽之象也王介甫詩說

云彼曰七月九月此曰一之日二之日何也  
陽生矣則言日陰生矣則言月與易臨至於  
八月有凶復七日來復同意四月正陽也秀  
萋言月何也以言陰生也陰始於四月生於  
五月而於四月言陰生者氣之先至者也李  
子思云復剛長以日云者幸其至之速臨陽  
消以月云者幸其消之遲沙隨程氏云陽極  
於九而少陰生於八陰之義配月陰極於六  
而少陽復於七陽之義配日

一卦變六十四六十四卦變四千九百有六六

爻不變與六爻皆變者其別各六十有四一  
爻變與五爻變者其別各三百八十有四二  
爻變與四爻變者其別各九百有六十三爻  
變者其別一千二百有八十朱子發謂需利  
用恒者需之恒也蒙六五順以巽者蒙之觀  
也乾九四軌道乃章者乾之小畜也小畜之  
中又有離兌故曰章是謂天下之至變張真  
父謂易無所不變蒙曰困蒙小畜曰復自道  
又曰牽復履曰夬履離曰履錯然歸妹曰跛  
能履泰曰帝乙歸妹臨曰咸臨咸曰執其隨

艮曰不極其隨噬嗑曰頤中有物睽曰厥宗  
噬膚損曰弗損益之又曰或益之夬曰壯于  
前趾又曰壯于頄遯曰執之用黄牛之革鼎  
曰鼎耳革兌曰孚于剝未濟曰震用伐鬼方  
皆有卦變之象小畜以一陽為復兌以一陰  
為剝變之變者也六十有四相錯而不相亂  
張文饒謂臨之初二皆曰咸臨有咸象也咸  
之用在兌之說也履之九五曰夬履有夬象  
也夬與履乾兌相易之卦也  
臨所謂八月其說有三一云自丑至申為否一

云自子至未為遯一云自寅至酉為觀本義  
兼取遯觀二說復所謂七日其說有三一謂  
卦氣起中孚六日七分之後為復一謂過坤  
六位至復為七日一謂自五月始一陰生至  
十一月一陽生本義取自姤至復之說

易正義云四月純陽陰在其中而靡草死十月  
純陰陽在其中而薺麥生漢和帝紀有司奏  
以為夏至則微陰起靡草死可以決小事與  
月令不同張文饒曰陽雖生於子實北於亥  
故一月薺麥主陰雖北於子故四

月靡草死參同契二月榆  
死八月麥生

初六履霜陰始凝也見於魏又帝紀注大史丞  
以朱文公皆從之

許芝引易傳之言沙隨程

鄭涼本無  
初六字

龜山曰子見南子包承者也此大人處否而亨

之道朱文公謂非所以為訓若使大人處否

而包承小人以得亨利則亦不足以為大人

矣

頤初九王輔嗣注云安身莫若不競脩已莫若

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至執斯言可



書諸紳

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傳玄口銘也願慎言語節

飲食正義用其語

聖人教人用蒙而不用復蓋復者去其不善而復於善之謂也若蒙則無不善亦未有所失也周南仲云

此所以行輔所以言良其此雖行猶不行也良

其輔雖言猶不言也故能時行時止動靜不

失其時其道光明馮當可云艱以躬解之偃

背為躬見背而不見面朱文公詩云及躬良其背止於所不見止於至善也

帝乙歸妹子夏傳謂湯之歸妹也京房載湯嫁

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

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本天

地之義也往事尔夫必以禮義荀爽對策引

帝乙歸妹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張

說鄭國公主銘亦云帝唐降女天乙歸妹若

左傳筮遇泰之需曰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

虞翻亦云紂父二說不同正義皆畧之

離言明兩作坎言水洊至起而上者作也趨而

下者至也此陸農師之說朱文公取之

范諤昌證陸簡震彖辭脫不喪七毫四字程子取之漸上六疑陸字誤胡安定取之

釋文引子夏傳云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故

曰比周禮疏謂坤為土坎為水之得土而流

土得水而柔是水土和合故象先王建萬國

親諸侯

釋文引鄭注異字然內則注明夷睇于左股猶

有所遺

朋盍簪之疾也至侯果始有冠簪之訓晁景迂

云古者禮冠未有簪名

說苑周公戒伯禽曰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

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

孔子曰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

益今易無此言又泄治曰易曰夫君子居其

室云云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天地

動而萬物變化今易無末一句然泄治在夫

子之前而引易大傳之言始非也

鹽鐵論文學引易曰小人處盛位雖高必崩不

盈其道不恒其德而能以善終身未之有也

是以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說文引易曰地可

觀者莫可觀於木今易無之疑易傳及易緯  
後漢魯恭引易曰潛龍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  
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煦噓萬物養其根莖  
而猶盛陰在上地凍水冰陽氣否隔閉而成  
冬故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  
水也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  
又云易十一月君子以議獄緩死又云紫易  
五月始用事經曰后以施令誥四方言君以  
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  
也又引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言甘雨

滿我之缶誠來有我而吉已趙溫曰於易一  
為過再為涉三而弗改減其頂凶漢儒說易  
可以參考

王肅注易十卷今不傳其注噬乾肺得金矢曰  
四體離陰卦骨之象骨在乾肉脯之象金矢  
所以獲野禽故食之反得金矢君子於味必  
思其毒於利必備其難見太平御覽

漢郊祀志引西鄰之禴祭顏師古注瀹煮新菜  
以祭蓋以禴為瀹王輔嗣云禴祭之薄者也  
治泚之毛類繁之菜可羞於鬼神亦與顏注

同鄭康成謂禴夏祭之名

離九三蔡伯靜解云鼓缶而歌當衰而樂也大  
耄之嗟當衰而哀也盛衰之道天之常也君  
子之心順其常而已不樂則哀皆為其動心  
而失其常者故凶此說長於古注

京氏易剝牀以簋謂祭器澹庵云易於剝坎取  
象簋簋以精意寓焉

上天下澤履此易之言禮雷出地奮豫此易之  
言樂呂成公之說本於漢書上天下澤春雷  
奮作先王觀象爰制禮樂

渙其羣蘇明允云羣者聖人所欲渙以一天下  
者也本義取之謂程傳有所不及

克善端於蒙泉之始絕惡念於履霜之萌

坊記曰不耕穫不菑畲凶荀子曰括囊无咎无

譽言腐儒之謂也左氏傳穆姜以元亨利貞為

隨之四德為是說者其未見象象文言歟

易緯坤鑿度注云虞世南曰不讀易不可為宰  
相注者未詳其人亦天下名言也

乾乾夬夬皆九三重剛也謙：初六居下卦之  
下也坎：六三居重險之間也蹇：六二陰

居陰也

諸卦之爻皆及卦名坤小畜泰大畜既濟六爻  
悉無之

八卦之象又有六焉巽曰木坎曰雲曰泉曰雨  
離曰明曰電

曾子天圓篇火日外景金水內景薛士龍詩云  
嘗聞曾子書金火中外明圓方通含施二景  
參黃庭愚謂周髀云日猶火月猶水火則外  
光水則含景其說本於易之坎離坎內陽外  
陰故為水為月離內陰外陽故為火為日

繫辭正義云韓氏親受業於王弼承王弼之旨  
故引弼云以證成其義愚按王弼終於魏正  
始十年韓康伯東晉簡文帝引為談客二人  
不同時相去甚遠謂之親受業誤矣

程子言易謂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朱子以為  
先見象數方說得理不然事無實證則虛理  
易差愚嘗觀顏延之庭誥云馬陸得其象數  
取之於物荀王舉其正宗得之於心其說以  
荀王為長李泰發亦謂一行明數而不知其  
義管輅明象而不通其理蓋自輔嗣之學行

而象數之說隱然義理象數一以貫之乃為  
盡善故李鼎祚獨宗康成之學朱子發兼取  
程邵之說

馮當可謂王輔嗣蔽於虛無而易與人事疏伊  
川專於治亂而易與天道遠又謂近有伊川  
然後易與世故通而王氏之說為可廢然伊  
川往、捨畫求易故時有不合又不曾通一  
卦之體以觀其全每求之爻辭離散之間故  
其誤十猶五六晁子止為易當傳當可各書  
曰判渾全之體使後學無以致其思非傳述

之道

呂元鈞云求於八卦之先而牽於數故謂坎離  
先天地得於六爻之後而惑乎氣故謂卦氣  
起中孚

伏羲之易當以圖觀文王以後始有書爻軒云  
易不畫詩不歌無悟入處誠齋云卦者其名  
畫者非卦也此伏羲氏初製之字也愚按易  
緯乾鑿度以八卦之畫為古文天地風山坎  
火雷澤字

上繫七爻起於中孚鳴鶴在陰下繫十一爻起

於咸懂之往來卦氣圖自復至咸八十八陽  
九十二陰自始至中孚八十八陰九十二陽  
咸至始凡六日七分中孚至復亦六日七分  
陰陽自然之數也

龜山曰乾坤兩卦聖人釋其義於後是解易之  
法沙隨曰乾坤易之門文言於乾四致意焉  
坤則一而已舉乾坤之義則它卦可知上繫  
解七爻下繫解十一爻大畧類文言學者可  
以三隅反

何以守位曰人釋文云桓玄明僧紹作仁今本

乃從桓玄誤矣本義作人云呂氏從古蓋所  
謂非衆罔與守邦

筮法依七八九六之爻而記之古用木畫地少  
牢云卦者在左坐卦以木持牲云卒筮寫卦  
筮者執以示主人卦者上登地識爻六今則  
用錢以三少為重錢九也三多為交錢六也  
兩多一少為單錢七也兩少一多為坵錢八  
也見儀禮疏

易者數之原也屯十年乃字需三人訟三百戶  
三禡師三錫比三驅同人三歲蠱先甲後甲

三日臨八月復七日十年頤十年坎簋二二  
歲晉三接明夷三日不食睽二女一車解三  
狐損二簋三人一人十朋益十朋夫五剛萃  
一握困三歲革三就震七日漸三歲豐三歲  
旅一矢巽先庚後庚三日三品既濟七日三  
年未濟三年其數例總釋于乾鑿度如月幾  
望已日乃孚皆陰陽氣數之變

言所利  
遇惡揚善所以順天休命內君子外小人所以

財成天地之道

乾坤既位人居其中必以建侯作之君蒙以養  
正作之師

大畜為學貴為文能止健而後可以為學文明  
以止而後可以為文止者篤實而已不以為  
實為本則學不足以成德文不足以明理  
易立乎其中體也易行乎其中用也朱子謂行  
以造化言立以卦位言

旅初六斯其所取災王輔嗣注云為斯賤之役  
唐郭京謂斯合作僭愚按後漢左雄傳職斯



祿薄注云斯賤也不必改側字

城復于隍其命亂也湯伯紀云亂如疾病則亂之亂愚謂唐玄宗極熾而豐泰之極也以季林甫楊國忠為周召以安祿山哥舒翰為方虎非命亂而何

漢郊祀志劉向引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愚按大戴禮本命篇誣鬼神者罪及二世易大傳豈即此篇歟

說卦釋文引荀爽九家集解得八卦逸象三十有一隋唐志十卷唯釋文序錄列九家名氏

云不知何人所集稱荀爽者以為主故也其序有荀爽京房馬融鄭玄宋衷虞翻陸績姚信翟子玄為易義注內又有張氏朱氏並不詳何人荀悅漢紀云馬融著易解頗生異說爽著易傳據文象承應陰陽變化之義以十篇之文解說經意由是充豫言易者咸傳荀氏學今其說見於李鼎祚集解若乾卦於坤曰雲行坤降於乾曰雨施乾起坎而終於離坤起離而終於坎離坎者乾坤之家而陰陽之府故曰大明終始皆諸儒所未發

王昭素謂序卦云離者麗也麗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咸者感也凡十四字是以前道古易取此三句增入正文謂後人妄有上下經之辨吳人傑亦從王晁之論沙隨程氏按繫辭曰二篇之策從韓康伯本張文饒云序卦上經不言乾坤下經不言咸者天地人物之本必藏諸用也朱新仲謂一行易纂引孟喜序卦曰陰陽養萬物必訟而成之君臣養萬民亦訟而成之然則序卦亦雜以經師之言歟

劉夢得辨易九六論曰董生言本畢中和中和本其師之學本一行朱文公曰畢氏撰法視疏義為詳柳子厚詆夢得膚末於學誤矣古易五家呂微仲晁以道睢陽王氏東萊呂氏九江周燔又有程迥吳仁傑二家而洪興祖以一行所纂古子夏傳為正以諸書附著其下為考異釋疑

經說多依託易為甚子夏傳張孤作也關子明傳阮逸作也麻衣正易戴師愈作也越絕外傳范子曰道生氣氣生陰陰生陽愚謂

先陰後陽即歸藏先坤之義闔而闢靜而動也

鄭志張逸問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荅云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也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愚按康成有易贊所謂贊云者易贊也棘下即稷下也劉向別錄談說之士會於稷門下

京氏易積算法引夫子曰八卦因伏羲暨于神農重乎八純聖理玄微易道難究迄乎西伯父子研理窮通上下囊括推爻考象配卦世

應加乎星宿局於六十四所二十四氣分天地之數定人倫之理驗日月之行尋五行之端定祥進退莫不因茲而兆矣故考天地日月星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之情狀運氣生死休咎不可執一隅故曰易含萬象又引孔子云易有四易一世二世為地易三世四世為人易五世六世為天易游魂歸魂為鬼易此占候之學決非孔子之言也張文饒言四易又異於是易有四体一用三伏羲先天体也連山天易歸藏地易周易人易用也

京氏謂二至四為互體三至五為約象儀禮疏云一全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

說卦虞翻曰乾坤五貴三賤故定位艮兌同氣相求故通氣震巽同聲相應故相薄坎戊離己月三十日一會於壬故不相躡坤消後午至亥故順乾息後子至巳故逆蓋用納甲卦氣之說

初九潛龍辭也有九則有六變也潛龍象也勿用占也輔漢卿謂易須識辭變象占四字項氏

震曰不稱乾馬而稱震龍也乾之動自震始

陽為大陰為小大畜小畜大過小過取陰陽為義

六爻有得有失唯謙三吉三利家人一爻悔亡五爻皆吉

漢書敘傳六世耽又其欲液又音瀝注願六四爻

辭液又欲利之類今易作逐又子夏傳作攸

攸類注以液之為欲利輔嗣以逐又為尚實

其義不同

上蔡謝子為晁以道傳易堂記後序言安樂邵

先生皇極經世之學師承頗異安樂之父昔  
於廬山解后文恭胡公從隱者老浮圖遊隱  
者曰胡子世福甚享當東國政邵子仕雖不  
耦學業必傳因同授易書上蔡之文今不傳  
僅載於張棋書文恭集後康節之父伊川丈  
人名古字天宓

邵子觀物外篇曰天地之氣運北而南則治南  
而北則亂久則復北而南矣張文饒謂先  
天圖自泰歷蠱而至否自否歷隨而至泰即  
南北之運數也聞見錄載邵子之言曰天下

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蓋為聞  
杜鵑聲也陳忠肅謂重南輕北分裂有萌則  
以人事知之

歐陽公以河圖洛書為怪安東坡云著於易見  
於論語不可誣也南豐云以非所習見則果  
於以為不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為可盡於  
耳目之所及亦可謂過矣蘇曾皆歐陽公門  
人而論議不苟同如此

迂齋講易謂伏羲未作易之前天下之心無  
非易伏羲既作易之後天下之萬事無非易

又策問謂種明逸以易學名而其後世衡至  
師道累葉為名將郭達以將帥顯而其後兼  
山白雲皆明易蓋易之為書兵法盡備其理  
一也愚聞之先君云

知識欲高明故效天操履貴篤實故法地

晁景迂述郭敏修之言曰所以生者智水不

可不崇而禮火則卑之此卦之所以既濟也

養生之說  
陰升陽降

史記春申君說秦昭王引易曰狐涉水濡其尾  
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今易未濟曰小狐汔

### 濟濡其尾

高宗伐鬼方後漢西羌傳武丁征西羌鬼方三  
年乃克竹書紀年武丁三十五年周王季伐  
西落鬼戎然則鬼方即鬼戎與詩殷武奮伐  
荆楚朱子集傳云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  
之蓋謂此愚按大戴禮帝繫篇陸終氏娶于  
鬼方氏楚世家陸終生子六人六曰季連芋  
姓楚其後也可以證集傳之說  
未濟三陽失位程子得之成都隱者朱子謂火  
珠林已有蓋伊川未會看雜書



劉牧謂河圖洛書同出于伏羲之世

曾子固為徐復傳云康定中仁宗命講易乾坤

既濟未濟又問今歲直何卦西兵欲出如何

復對歲直小過而太一守中宮兵宜內不宜

外仁宗嘉其言與林瑀同修周易會元紀今

攷侍講林瑀上會元紀推帝王即位必遇辟

卦而真宗乃得卿卦每開說皆諛諛之辭緣

飾以陰陽賈昌朝奏瑀所學不經不宜備頌

問遂絀之復與瑀同脩不經之書未可謂知

易也荀子曰善為易者不占

介于石古文作𠄎晉孔坦書曰研石之易悟

坤曰早辯解曰夙吉治之於未亂為之於未有

在周子謂之幾在張子謂之豫

程子易傳晚始授門人上齋春秋後傳亦曰此身

後之書劉道原謂柳芳唐曆本皆不同由芳

書未成而傳之故也

易緯辨終備曰煌之燿乾為之岡合疑之類

坤握其方雄雌呿吟六節搖通萬物孽甲日

營始東六節蓋謂六子曰營始東震也  
東坡曰左氏論易唯南蒯穆姜之事為近正



子曰師出以律有律以如已也杜預注法行則人後法法敗則法從人亦格言也

天地未嘗一日無陽亦未嘗一日無君子故十月為陽純坤稱龍朱子曰復之一陽是坤卦積來一日生一分至十一月一陽始成

困九五曰利用祭祀李公晦謂明雖困於人而

幽可感於神豈不以人不能知而鬼神獨知

之手愚謂孔子云知我者其天乎韓子云惟

道也

坎之六四曰樽酒簋飯用缶在險之時用禮之薄它爻之言酒者三需九五需于酒食困九

二困于酒食未濟上九有孚于飲酒卦皆有

坎文王周公以酒誥戒其象見於易其言詳

於書三爻皆陽剛制之意也

苒陸夬夬項氏玩辭曰苒音九山羊也陸其呀

行之路也猶鴻漸于陸之陸况為羊在上卦

有山羊之象也按說文苒山柔細角也從兔

足苒音讀若兒寬字從此徐鉉按本草注苒

羊心也二十有文俗作羴

聖人不以位為樂也在易謂之虎尾在書謂之

朽索深淵

先甲先庚吳祕注法言云周禮治象挾日而歛  
之鄭司農云後甲至癸謂之挾日是以易稱  
先甲三日先庚三日皆為申命令之義獨取  
甲庚者以甲木主仁示其寬令也庚金主義  
示其嚴令也

程子謂學易先看王弼余謂輔嗣之注學者不  
可忽也於乾九三曰乾三以處下卦之上故  
兔亢龍之悔坤三以處下卦之上故兔龍戰  
之灾上九曰夫以剛健而居人之首則物之  
所不與也以柔順而為不正則佞邪之道也

故乾吉在元首坤利在永貞於文言曰進物  
之速者義不若利存物之終者利不及義又  
曰文王明夷則主可知矣仲尼旅人則國可  
知矣又曰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於坤曰  
方而又剛柔而又圓求安難矣初六曰陰之  
為道本於卑弱而後積著者也故取履霜以  
明其始陽之為物非基於始以至於著者也  
故以出處明之則以初為潛於小畜上九曰  
大畜者畜之極也畜而不已畜極則通是以  
其畜之盛在於四五至于上九道乃大行小

畜積極而後乃能畜是以四五可以進而上  
九說征之輻於大有六五曰不私於物物亦  
公焉不疑於物物亦誠焉於豫初六曰樂過  
則淫志窮則凶豫何可鳴於觀上九曰觀我  
生自觀其道者也觀其生為民所觀者也於  
賁六五曰賁于束帛立園乃落賁于立園帛  
乃衰用莫過儉泰而能約故必吝焉乃得  
終吉也於復曰凡動息則靜非對動者也  
語息則默非對語者也於頤初九曰安身  
莫若不競脩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福

則辱來於家人初九曰凡教在初而法在始  
家瀆而後嚴之志變而後治之則悔矣九三  
曰行與其慢寧過乎恭家與其瀆寧過乎嚴  
上九曰凡物以猛為本者則患在寡恩以愛  
為本者則患在寡威故家人之道尚威嚴也  
於睽上九曰見豕負塗甚可穢也見鬼盈車  
吁可恠也先張之孤將攻害也後說之孤睽  
恠通也往不失時睽疑亡也貴於遇雨和陰  
陽也陰陽既和羣疑亡也於蹇初六曰處難  
之始居止之初獨見前識覩險而止以待其

時知矣哉於萃之象曰聚而無防則衆生心  
於漸上九曰進處高絜不累於位无物可以  
屈其心而亂其志哉之清遠儀可貴也於中  
孚上九曰飛音者音飛而實不從之謂也於  
小過六五曰小畜尚往而亨則不雨也小過  
陽不上交亦不雨也

乾稱父

陽

坤稱母

陰

震長男

陽

巽長女

陰

在

坎中男

陽

離中

陰

艮少男

陽

兌少女

陰

在

知之崇必欲其效天義之精必欲其入神  
蒙之養正察乎微頤之養正先乎近

家人卦辭曰利女貞男正易女正難二南之詩  
以化行閨門為極致一九之象曰反身之謂  
也身正則家正矣

蒙之初曰發家人之初曰閑顏氏家訓謂教兒  
嬰孩教婦初來

困學紀聞卷之一

困學紀聞卷之二

汝儀王應麟伯厚甫

書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春秋傳所謂二墳  
五典是也前賢謂皐舜稷契有何書可讀理  
實未然黃帝顓頊之道在丹書武王所以瑞  
繞東面而受于師尚父也少皞氏之紀官夫  
子所以見郊子而學焉也孰謂無書可讀哉  
呂氏春秋序意曰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  
矣爰有大圖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為民

父母不韋十二紀成於秦八年歲在涪灘上  
古之書猶存前聖傳道之淵原猶可攷也  
書大傳虞傳有九共篇引書曰予辯下土使民  
平之使民無傲殷傳有帝告篇引書曰施章  
乃服明上下豈伏生亦見古文逸篇邪大傳  
之序有嘉禾拊誥今本闕焉隋志有逸篇二  
卷出齊梁之間似孔壁中書殘缺者唐有三  
卷徐邈注鄭漁仲謂書逸篇仲尼之時已無  
矣恐未然

漢初去聖未遠帝王遺書猶有存者賈誼書備

政語引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  
行無止顏頊曰至道不可過也至易不可易  
也功莫美於去惡而為善罪莫大於去善而  
為惡故非吾善之而已也善緣善也非惡之  
而已也惡緣惡也吾日慎一日帝嚳曰緣巧  
者之事而學為巧行仁者之操而與為仁也  
故節仁之器以脩其財而身專其美矣德莫  
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  
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矣帝堯曰吾  
存心於先古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

衆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飢曰此我飢之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帝舜曰吾盡吾敬而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謂仁焉吾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大禹諸侯會則問於諸侯曰諸侯以寡人為驕乎朔日朝則問於士曰諸大夫以寡人為汰乎又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我弗能勸也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詳其如日靜息而獨居辟

其若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辟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得賢而學之得賢而與之辟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舉之得不肖而與之辟其若下淵乎是以明君慎其舉而君子慎與又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不以手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又引周文王武王成王問粥子武王問王子且師尚父淮南人間

訓引堯戒曰戰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垤此帝王大訓之存於漢者若高帝能除挾書之律蕭相國能收秦博士官之書則倚相所讀者必不墜矣幸而緒言尚在知者鮮焉好古之士盍玩繹於斯

墨子南使衛載書甚多強唐子見而怪之墨子

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二士相

天下猶如此吾安敢廢此也今本闕墨子七十一篇今止十一

三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大訓在西序讀書

百篇謂此類也

釋文序錄云尚書之字本為隸古既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為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然則今所傳古文尚書未必皆孔安國之本宋景文筆記云楊備得古文尚書釋文讀之大喜書訊刺字皆用古文按國史藝文志唐孝明寫以今字藏其舊本開寶五年別定今文音義咸平二年孫奭請摹印古文音義與新定釋文並行今亦不傳然漢至唐所謂古文者孔安國以隸存古非



科斗書也今有古文尚書呂敬仲得本於宗

次道王仲至家郭忠恕定古文尚書并釋文

年詁洪範後從舊文以陵為頌然監本未嘗復旧也

吳才老書禪傳考異云伏氏口傳與經傳所引

有文異而有益於經有文異而無益於經有

文異而音同有文異而義同才老所述者今

不復著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古文定作正開

元誤作定晁景迂云舜讓于德弗嗣班固典引作

不台史記自序唐書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

史記作來始滑漢書作七始詠忽又或作智

鄭康成曰笏也大傳大誥曰民儀有十夫王莽作大

儀九萬夫又康誥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

俊德今無俊字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

漢歷志作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

旦高宗亮陰禮記作諒闇梁注讀為漢五

行志作涼陰大傳作梁闇予若觀火周禮注

謂今燕俗名湯熱為觀微子我其發出狂史

記宋世家狂作往注引鄭康成曰我其起作

出往也君奭天難諶王莽傳作天應禁諶欽

明文思安考靈樞作晏鄭氏注寬容覆

顯志賦思唐虞之晏之第  
五倫上疏体晏之姿

無逸肆高宗之享

國五十有九年石經曰肆高宗之享國百年

漢杜欽亦曰高宗享百年之壽費誓說文作

業誓史記作勝大傳作鮮度作刑以詰四方

周禮注云度作詳刑哀矜折獄漢于定國傳

作哀鰥折獄大傳家折民惟刑漢刑法志作

愆民天齊于民俾我一日揚賜封事作假我

一日賜通桓君章句劉愷引上刑挾輕下刑

挾重說文頌畏于民出多言也地

書始二典猶詩之首二南取費秦之誓猶詩之

有魯頌

大傳說堯典謂之唐傳則伏生不以是為虞書

夏小正月令時訓詳矣而堯典命羲和以數十

言盡之天官書天文志詳矣而舜典璣衡以

一言盡之叙事當以書為法堯典以日中宵

月令兩言日夜  
予無春秋之異

堯典日月星辰孔注謂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

會益稷日月星辰謂日月星為三辰五禮一

也孔注於舜典以為吉凶賓軍嘉於臯陶謨

則曰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

史記索隱云春言東作夏言南為皆是耕作營  
為勸農之事孔安國強讀為訛字雖訓化解

釋紆回今史記作南為

周禮注引書曰分命和仲度西曰柳毅虞翻云

鄭玄所注尚書古篆卯字反以為昧古大篆

卯字讀當為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為昧裴松

之謂翻言為然

宅岵夷釋文云尚書考靈耀及史記作禹鏡今

按史記堯本紀居郁夷正義郁音隅夏本紀

岵夷既畧索隱云今文尚書及帝命驗並作

禹鏡古夷字薛氏曰今登州之地

四岳孔注云即上義和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

按周語太子晉曰六之從孫四岳佐禹昨國

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左傳許大岳

之胤也杜氏注謂大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

當從周語之說近齊云申岳許皆四岳

五典堯從孔安國傳本於左氏程子解本於孟

子左氏言五教不及君臣夫婦朋友天敘有

典而遺其三焉唯孟工得之

程子謂共兜之徒及舜登庸之始側陋之人願

居其上此凶亂之人所不能堪故其冥顯而  
舜誅之韓非曰堯欲傳天下於舜鮪諫共工  
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也夫幸堯不聽

此可以證程子之說

韓非謂鮪非也

也

范蜀公正書曰舜之五刑流也也也教也贖也  
賊也流宥五刑者舜制五流以宥三苗之劓  
刵刑宮大辟也皇王大紀之說以本諸此而以  
墨劓刑宮大辟為賊刑之科目

書序帝釐下土方設居方釋文云一讀至方字  
絕句商頌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朱文公

亦以方字絕句云楚辭天問禹降省下土方  
盖用此語然書序已有此讀矣

鄭康成讀舜典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登庸  
二十謂歷試二十年

大禹謨言念哉者二益稷言念哉者一皆禹告  
舜之辭心者治之本心斯須不存治忽分焉  
共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於此見之

皇陶曰彰厥有常吉哉周公曰庶常吉士召公  
曰吉士吉人帝王用人之法一言以蔽之曰  
言舜所舉曰元曰愷吉德之實也所去曰凶

吉德之反也議論相傳氣脉相續在春秋時  
謂之善人在西漢時謂之長者惟吉則仁所  
謂元者善之長為天地立心者也

儆戒無虞繫齋解云治安之時危亂之萌已兆  
漢宣帝渭上之朝是年元后生成帝新都莫  
漢已兆於極盛之日矣無虞豈可不儆戒愚  
謂匈奴衰而女戎興倚伏果可畏哉又解七  
旬有苗格云舜耕歷山之時祇見厥父惟知  
已之有罪而不見父之為頑所以厯豫及其  
征苗也自省未嘗有過而惟見苗民之作慝

所以逆命至班師之後誕敷文德無異負罪  
引慝之心而遂格焉滿損謙益捷於影響人  
心豈可以自滿哉愚謂仲虺之誥成湯召公  
之訓武王戒其滿而自矜也齊桓服楚魏武  
得荊州唐莊宗取汴皆以滿失之  
九德知人之法三俊用人之法

禹之告舜曰安汝止盡天理而無人欲得至善  
而止也尹之告太甲曰欽厥止去人欲而復  
天理求至善而止也

虞書作服天子自日月而下十二章鄭康成注

周禮謂周以日月星辰畫以旌旗而冕服九章注禮記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二禮之說自相背馳魯東周禮周魯之禮其有異乎

古文尚書及說文璪火黼黻黼黻艾軒曰黼黻黼黻當各為一物璪當為玉璪之璪園物也意其為璪之狀而以火旁飾之火因物而後見耳考工記謂火以園得非指璪火為一物乎鄭司農謂為園形似火此為近之希冕謂黼黻黼黻皆從黼同謂之希冕陸德明希與

黼同蓋有由來也

鳥獸賡々馬融以為荀虞七經小傳用其說書禋傳以鳳凰來儀為簫聲之和艾軒亦曰制器尚象

古文削磬今文作簫九紙曰磬削諸儒誤以簫管解之

說文臯嫚也引虞書若丹朱臯論語臯盪舟按書有罔水行舟之語則臯盪舟者恐即謂丹朱

古文天明畏自我民明畏今文下畏字作威蓋

衛包所改當從古

若稽古稱堯舜禹三聖而臯陶與焉舜以天下  
遜禹，獨推臯陶孟子論道之正傳亦曰若  
禹臯陶則見而知之又曰舜以不得禹臯陶  
為已憂子夏亦云舜舉臯陶觀於謨而見臯  
陶之學之粹也

堯夷猾夏明刑治之而有餘四夷交侵征伐制  
之而不足虞周之德天淵矣

淮南子曰臯陶瘖而為大理此猶夔一足之說  
也臯陶陳謨賡歌謂之瘖可乎司馬公詩云

法官由來少和泰臯陶之面如削爪然荀子  
非相之言亦未必然

史記秦本紀大費佐舜調馴鳥獸是為相翳索

隱云尚書謂之伯益而陳杞世家謂伯翳之  
後封為秦秦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不見也

則伯翳非伯益矣水經注偃師九山有百蟲

將軍顯靈碑云將軍姓伊氏諱益字隤訖帝

高陽之第二子伯益者也黃度文叔書說益  
即隤數本於此

鄭語史伯曰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

佐堯者也注謂四岳之族大戴禮誥志篇虞

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

史記歷書引之而

呂氏春秋云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

舉遊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為樂正乃命

漢董賢冊文言允執其中蕭咸謂此堯禪舜之

文非三公故事班固筆之於史矣而固紀竇

憲之功曰納于大麓惟清緝熙其諛甚於董

賢之冊當憲氣談方張有議欲拜之伏稱萬

歲者微韓棧正色則無君之惡肆矣此固所

以文蓋言而無忘憚也倪正父駁昆命元龜  
之制有以也夫

五行大禹謨以相克為次洪範以生數為次五

德鄒衍以相勝為義劉向以相生為義

柔而立無立為懦柔惠且直不直為諂柔嘉維

則失其則非嘉也

賈誼書君道篇引書曰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

人皆有之舜獨以之此逸書也

萬貢釋文周公職錄云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

地布九州隋庾口志無此書太平御覽引太一



式占周公城名錄有此三句夾際通志藝文

略周公城名錄一卷城職字相似恐傳寫之

誤世說注云推本里抱朴子內篇登涉引周公城名錄

大傳曰歌大化七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注謂

四章皆歌禹之功所謂九敘惟歌九德之歌

於此猶可攷

說文引虞書曰閱覆下則稱昊天蓋虞書說

也

豫州滎波既豬

文云滎嵒既都職方氏豫州

其浸波滂鄭

云波讀為播禹貢曰滎播既

都賈公彥疏云禹貢有播水無波然則漢唐

書本皆作滎播也史記夏本紀作播音波

史記引禹貢二百里任國也任男邳孔注男王

莽封王氏女皆為任注任男也任男服也男任二

字蓋通用

揚州必于江海達于淮泗東坡書傳云吳王夫

羌闕溝通水而江始有入淮之道禹時則無

之愚按吳之通水有二馬左氏傳哀九年吳

城邗溝通江淮注云今廣陵韓江此自江入淮之道

也吳語夫羌起師杜征闕為深溝於商魯之

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於黃池

左氏傳哀十三年會黃池注云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

百川東注弱水獨西故洪範弱為六極弱與柔

異柔如漢文帝弱如元帝

過九江至于東陵曾參和謂東陵今之巴陵余

按史記正義岳州有巴陵蓋是東陵曾說本

此

朔南暨為甸下云聲教訖于四海史記注本如此

說苑子貢曰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

是脩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莊子謂禹攻有

扈國為虛厲皆與書異楚辭天問云該秉季

德歆父是臧胡終斃于有扈牧夫牛羊又云

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古

事茫昧不可考矣呂氏春秋曰夏后相與有

扈戰于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相曰

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

薄而不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

味琴瑟不張鍾鼓不脩子女不飭親長

尊賢使能暮年而有扈氏服愚謂伐扈戰甘

者夏后啓也誤以為相然其事可以補夏書

之闕

甘誓予則孛戮汝孔傳謂辱及汝子王莽傳作  
奴顏注謂戮之以為奴也泰誓云囚奴正士  
豈及子之謂乎

蔡邕銘論殷湯有甘誓之勒

五子之歌其二章皆述禹之訓蔡氏自予視天  
下以後謂予五子自稱也然予臨兆民之語  
恐非五子自稱

周語單穆公引夏書曰關石蘇均王府則有韋  
昭注云逸書也關門關之征也石今之斛也

言征賦調均則王之府藏常有也一曰關衡  
也待未見古文故云逸書左思魏都賦關石  
之所和均財賦之所底慎蓋亦用韋說李善  
引賈逵國語注曰關通也孔安國謂金鐵曰  
石未詳

左氏傳夏有觀邑漢東郡有畔觀縣楚

語士亶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

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

有姦子韋昭謂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觀

洛汭之地書左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湏于

洛汭水經注亦云太康弟曰五觀愚謂五子  
述大禹之戒作歌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豈  
朱均管蔡之比韋氏說非也

史記湯始居亳後无王居作帝誥索隱云一作  
皓後先王居故曰帝皓

史記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  
言人視水見形相以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  
能聽道乃進君爾予民為善者皆在王官勉  
哉湯曰汝不能紿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  
作湯征豈孔驛通篇太史公亦見之乎後有

補湯征者蓋未之考

辰弗集于房天衍曆議云新曆仲康五年癸巳  
歲九月庚戌朔日蝕在房二度按皇極經世  
仲康元年壬戌征羲和五年丙寅與曆不同  
君子之去留國之存亡繫焉故夏書終於汝鴻  
汝方商書終於微子

湯誓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孔安國以為古之  
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者權以脅之  
使勿犯酒誥予其殺安國以為擇罪重者而  
殺之呂居仁謂安國能明聖人未盡之意實

有大功於聖人者

鄭康成注禹貢九河云齊桓公塞之同為一詩正義云不知所出何書愚按書正義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為界在齊呂填閉八流以自廣鄭蓋據此文九峯蔡氏曰曲防齊之所禁塞河非桓公所為也

鄭康成書注間見於疏義如作版十二章州十二師孔注皆所不及

呂氏春秋引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

之長可以生謀人曰仲虺有言曰諸侯之德能自為取師者王能自為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已者亡又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其舛異如此仲虺之誥言仁之始也湯誥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誠之始也說命言學之始也皆見於商書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也亦見於商頌孔子之傳有自來矣

孟子云伊尹萊朱注萊朱亦湯賢臣一曰仲虺

是也春秋傳曰仲虺居薛為湯左相是則伊尹為右相唐宰相世系表仲虺為湯左相臣虺祖己皆其胄裔也未詳

孔安國謂湯始改正朔鄭康成謂自古改正朔葉

少蘊云甘誓已言三正則子丑寅迭以為正

者尚矣夏章夏正林少穎謂章正之事古未嘗有蓋始於湯而武王因之

漢律歷志引伊訓伊尹祀于先王詠賚有牧方

明說者謂祀先王于方明朱文公曰方當作

乃即所謂乃明言烈祖之成德

鄭康成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

川嘗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為之臣乃謀徙居

湯舊都上篇是盤庚為臣時事中篇下篇是

盤庚為君時事正義以為謬安書禋傳云鄭

大儒必有兩據而言

書序祖乙圮于耿孔氏注云圮於相遷於耿殷

本紀謂祖乙遷于邢皇極經世祖乙踐位圮

于耿徙居邢蓋後史記以書序攷之孔氏以

圮于耿為圮於相恐未通蘇氏書傳云祖乙

圮于耿盤庚不得不遷以經世紀年攷之祖

乙以乙未踐位後有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陽

甲而後盤庚立祖乙盤庚之立以己亥自祖  
乙踐位至此一百二十五年若謂民蕩析離  
居因耿之地不應如是之久也當闕所疑  
盤庚之遷也曰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消息盈  
虛之運哲王其知之矣唐朱朴議遷都以觀  
天地興衰為言謂關中文物奢侈皆極焉已  
盛而衰難可興矣而以衰歎為建都極選陳  
同父上書孝廟亦謂錢塘山川之氣發泄無  
餘而以荆襄為進取之機其言與朴畧同朴  
不足道也豈亦有聞於氣運之說乎

大傳引盤庚若德明哉湯任父言甲應言皆古  
文所無

論語予小子獲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天后帝孔  
安國注云墨子引湯誓言六辟若此疏云尚書  
湯誓無此文而湯詰有之又與此小異唯墨  
子引湯誓其辭與此正同

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尔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漢昭烈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  
為蓋得此意

桑穀之祥大戊問伊陟韓詩外傳以為穀生湯

之廷三日而大拱湯問伊尹誤也漢五行志  
劉向以為殷道既衰高宗承啟而起怠於政  
事故桑穀之異見又誤也書大傳謂武丁之  
時先王道虧刑罰犯桑穀俱生于朝武丁問  
諸祖已劉向蓋襲大傳之誤

說築傅巖之野吳氏禪傳蔡氏集傳以築為居  
愚按孟子曰傅說舉於版築之間當從古注

傅巖在陝州  
平陸縣北

魯語展禽曰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孔  
叢子引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蓋逸書也

學志而後成遜志而後得立心剛也遜志柔  
也

西伯戡黎孔注云文王貌雖事紂內秉王心豈  
知文王之心哉文王之德之純心與貌異乎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商都朝歌黎在上黨壺關  
乃河朔險要之地朝歌之西境密迩王畿黎  
亡則商震矣故武王渡孟津莫之或禦周以  
商墟封衛狄人迫逐黎侯衛為方伯連率不  
能救而式微旄丘之詩作唇亡齒寒衛終為  
狄所滅衛之亡猶商之亡也秦拔上黨而韓



趙危唐平澤潞而三鎮服其勢其可忽哉

泰誓古文作大誓孔氏注大合以誓眾晁氏曰

開元間衛包定今文始作泰或以交泰為說

真燕書也或說謂新經以泰為否泰之泰結

諸侯往伐以傾紂大誓與大誥同音泰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安國注言雖有管蔡為

周親不如箕子微子之仁人與注尚書異書

論語釋文予有亂十人左傳叔孫穆子亦曰武

王有亂十人劉原父謂子無臣母之理婦人

云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

蓋邑姜也然本無臣字舊說不必改

左氏傳曰太伯不從楚辭天問曰叔旦不嘉與

夷齊之心一也此武所以未盡善

武成式商容間正義引帝王世紀云商容及殷

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

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

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

曰非也視其為人虎據而鷹趾當敵將眾威

怒自信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眾果

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

也視其為人忻々休々志在除賊是非天子  
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知之見武王至  
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為海內討惡  
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愚  
按韓詩外傳云商容嘗執羽籥馮於馬徒欲  
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及武王克殷  
立為天子欲以為三公商容辭曰吾嘗馮於  
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  
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固辭不受命  
君子聞之曰商容可謂內省而不誣能矣君

子哉去素飡遠矣史記燕王遣樂間書曰紂  
之時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蘆其變樂記釋  
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鄭注乃謂  
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  
居蓋成康不見古文武成故以容為禮樂張  
良云武王入殷表商容閭史記周紀云表商  
容之閭皆與書合

顏師古刊謬正俗云武成序往伐歸獸當依巽  
字費誓序東郊不闢案說文及古今字詁闕  
古闕字闕訓闕故孔氏釋云東郊不闕不得

徑讀闢為開愚按古文尚書師古之說是也

虞翻謂分北三苗北古別字

大傳洪範曰不叶于極不麗于咎母侮矜寡而畏高明史記宋世家亦云母侮鰥寡

周禮太卜注引洪範曰雨曰濟曰圉曰蠹曰尅

詩齊子豈弟箋古文尚書以弟為圉正義云

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圉注云圉者色澤

光明蓋古文作悌今文作圉賈逵以今文校

之定以為圉鄭依賈氏所奏說文引書圉半有半無

今按圉即洪範九曰駢其下乃注文古文尚書曰涇曰圉與周

禮注同

詩或聖或否或招或謀或肅或艾莊子天有六

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

治成德備皆為洪範之學

曾子固奏疏曰洪範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

無間而要其所以為始者思也大學所以誠

意正心脩身治其國家天下而要其所以為

始者致其知也正其本者在得之於心而已

得之於心者其術非他學焉而已矣古之人

自可欲之善而充之至於不可知之神自十

五之學而積之至於後心不踰矩豈他道哉  
由是而已矣二程子以前告君未有及此者  
韓非謂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後  
王之指無或作惡後王之路蓋述洪範之言  
而失之也

天命有德天討有罪故無作好惡惟天聰明惟  
聖時憲故無作聰明以天之德行天之權故  
惟辟作福威

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史記正義

巢伯來朝注云南方之遠國正我謂南巢李杞

解曰成湯放桀于南巢人納之意者終商  
之世義不朝商乎誠如是亦足以見巢之忠  
商之盛德也商亡而周興於是巢始來朝其  
說美矣然無所據

金縢之書其異說有二馬魯世家云周公卒後  
秋未獲暴風雷雨未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  
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梅福傳云  
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  
著災此皆尚書大傳之說蓋伏生不見古文  
故也蒙恬傳云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爪

以況於河乃書而歲之記府及王能治國有  
賊臣言周公欲為亂周公走而奔於楚成王  
觀於記府得周公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  
且欲為亂乎此又以武王有疾為成王索隱  
曰不知出何書魯世家亦與恬傳同譙周之  
秦既燔書時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南  
軒曰至誠可以回造化若金縢策祝之辭則  
不無妄傳者

我之弗辟朱文公謂當從鄭氏以辟為避  
武成惟九年大統未集通鑑外紀引尚書大傳

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帝王世紀文王  
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更為受命之元年  
周書文傳文王受命九年時惟莫春在鎬召  
太子發按史記秦惠王十四年更為元年汲  
冢紀年魏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或  
有因於古也

文公賞雍季以義而不以謀襄子賞高共以禮  
而不以功故曰崇德報功

若爾三王是有負子之責於天史記以丕為負  
索隱引鄭玄曰丕讀曰負隗囂移檄曰庶無

負子之責蓋本此晁以道解丕子之責如史  
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云上帝責三王之侍  
子指武王也

唐叔得禾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土作餽  
禾史記以歸為餽二字通用見論語

三監孔氏謂管蔡商漢地理志殷畿內為三國  
邶鄘衛是也邶封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  
尹之以監殷民唯鄭康成以三監為管蔡霍  
蘇氏從孔說林氏蔡氏從鄭說三亳孔氏謂  
亳人之歸文王者三所為之立監康成云湯

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為三邑其長居險故  
言阪尹蓋東成臯南轅轅西降谷也皇甫謐  
以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林氏  
從鄭說呂氏從皇甫說詩譜以三叔為三監  
為鄭義

民敵有十夫予翼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周公  
以賢人卜天意史失其名不獨魯兩生也

周書作雒曰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旌父宇于東  
注云東謂衛殷都鄘詩譜自紂城而杜謂之  
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康叔宇于殷即衛也

注以殷為邶邶非是殷地在周之東故曰東  
征邶邶衛皆東也康誥曰在茲東土中旄父  
其邶邶之一歟顧命有南宮毛

法言謂酒誥之篇俄空焉愚按酒誥古今文皆  
有之豈揚子未之見歟藝文志云劉向以中  
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  
一而大傳引酒誥曰王曰封唯曰若圭璧今  
無此句豈即脫簡歟

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荆公  
以違保辟絕句朱文公以為復出諸儒之表

洛誥復子明辟荆公謂周公得卜復命於成  
王也漢儒居攝還政之說於是一洗矣山谷  
云荆公六藝學妙處端不朽信夫

取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  
殺無隱張氏以為此告者之詞云爾勸汝執  
而盡殺之也汝當思之曰是商之諸臣化紂  
為淫酒者而可遽殺乎亦姑惟教之而已若  
不教而使陷于罪是亦我殺之也周公戒康  
叔皆止殺之詞柰何以為勸哉愚謂此說得  
忠厚之意

梓材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周封建諸侯  
與大家巨室共守之以為社稷之鎮九兩所  
謂宗以族得民公劉之雅所謂君之宗之此  
封建之根本也魯之封有六族焉衛之封有  
七族焉唐之封有九宗五正焉皆所以係人  
心維國勢不特諸侯為然周公作皇門之書  
曰維其有大門宗子茂揚肅德勤王國王家  
乃方求論擇元聖武夫羞于王所咸獻言助  
王恭明祀敷明刑用能承天嘏命先人神祇  
報職用休俾嗣在王家萬子孫用末被先王

之靈光然則王室之不壞繫大門宗子是賴  
自封建之法廢國如木之無根其亡也忽焉  
然古者世臣必有家學內有師保氏之教外有  
外庶子之訓國子之賢者命之導訓諸侯若  
魯孝公是也使博惠者教之文敏者道之果  
敢者論之鎮靖者備之若晉公族大夫是也  
教行而俗美然後托以安危存亡之寄而國  
有與立矣

商之澤深矣周既剪商歷三紀而民思商不衰  
攷之周書梓材謂之迷民召誥謂之讎民不



敢有忿疾之心焉蓋皆商之忠臣義士也至  
畢命始謂之頑民然猶曰邦之安危惟茲殷  
士兢兢不敢忽也孔子刪詩存邶鄘於風繫  
商於頌吁商之澤深矣

召誥正義引周書月令云三日粵朏漢律歷志  
引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朏顏注謂說月之  
光采愚以書正義攷之采字疑當作令

婁敬曰成王即位周公營成周以為此天下中  
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呂氏春秋南  
宮括曰成王定成周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

于成周惟予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  
易得而誅也說苑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  
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  
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  
無難得也三說大意畧同

周公為師召公為保鄭康成不見周官之篇以  
師保為周禮師氏保氏大夫之職師氏保氏  
注亦引書

禮記文王世子注謂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  
也兩注自不同

有若散宜生孔氏傳云取氏宜生名愚按漢書  
古今人表女皇堯妃取宜氏女當以散宜為  
氏

多方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大傳云古者十稅  
一多于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于十稅一  
謂之大貊小貊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作矣  
故書曰越維有胥賦小大多政古今文之異  
如此

無逸大傳作毋逸母者示止之辭其義心切  
無逸中宗高宗祖甲文二之享國以在位言也

刑穆王享國百年以壽教言

祖甲孔安國王肅云湯孫太甲也馬融鄭玄之  
武丁子帝甲也書正義以鄭為安史記正義  
按帝王年代曆帝甲十六年太甲三十三年  
明王孔說是王肅云先中宗後祖甲先盛德  
後有過蔡氏書傳從鄭說謂非太甲按邵子  
經世書高宗五十九年祖庚七年祖甲三十  
三年世次歷年皆與書合亦以太甲為祖  
甲

無逸多言不敢孝經亦多言不敢堯舜之兢業

曾子之戰兢皆所以存此心也

天命自度天與我一自作元命我與天一

民之疾苦常在目故曰顧畏于民若天之監臨

常在目故曰顧諟天之明命

文王周攸蕪于庶言庶獄庶慎司馬公曰人君

急於知人緩於知事愚謂漢宣帝綜核名實

非不明也而不能知弘石之姦唐宣宗抉擿

細微非不察也而不能知令狐綯之佞明於

小而闇於大也故堯舜之知不徧物而急先

務

觀蔡仲之命知周所以興觀中山靜王之對知  
漢之所以亡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方且封建  
親戚以蕃屏周漢懲七國之難抑損諸侯以  
成外戚之篡心有公私之殊而國之興亡決  
焉

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見坊記注它無所攷  
傳有凡蔣邢茅胙祭豈君陳其一人歟凡伯  
祭公謀父皆周公之裔世有人焉家學之傳  
遠矣

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鄭注周之近郊五十里

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鄭以目驗知之儀禮  
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先儒  
謂成王失言蓋將順其美善則稱君固事君  
之法然君不可以是告其臣順之一字其弊  
為諛有善歸主李斯所以亡秦也曾是以為  
良顯乎闇悞之君誦斯言則歸過求名之疑  
不可解矣承弼昭事稱文武而不及成王其  
有以夫  
推誠以待士則樂氏之勇亦子之勇用賢以及民  
則田單之善亦王之善故曰有容德乃大

史伯論周之敵曰去和而取同與晏子之論齊  
子思之論衛一也西漢之亡亦以羣臣同聲  
故曰庶言同則繹

周官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黜陟明而後  
封建定柳子謂天子不得變其君始末考周  
制也

康王釋喪服而被衮冕且受黃朱圭幣之獻諸  
儒以為禮之變蘇氏以為失禮朱文公謂天  
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  
之學之語如伊訓元祀十二月朔奉鬯王祇

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即位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也蔡氏書傳取蘇氏而不用文公之說愚觀孝宗初上太上帝后尊號有欲俟欽宗服除奉冊者林黃中議唐憲宗上順宗冊在德宗服中謂行禮無害第備樂而不作可也劉韶美議曰唐自武德以來皆用易月之制既葬之後謂之無服群臣上尊號亦多在即位之年與本朝是體大相遠也觀韶美之言則文公語錄所云

漢唐冊禮乃一時容問未為定說也

史記周紀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書

序缺公字

畢命一篇以風俗為本殷民既化其效見於東遷之後盟向之民不肯歸鄭陽樊之民不肯從晉及其末也周民東亡而不肯事秦王化之入人深矣唐賈至議取士以安史之亂為鑒謂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生焉蓋國之存亡在風俗四維不張而秦歷促恥尚失所而晉祚覆至其

知本之言哉

周之興也商民後草百年化之而不足周之衰也衛風先變一日移之而有餘

雖收放心閑之維難孟子求放心之說也繩愆糾謬格其非心孟子格君心之說也

衛石碯以義厲一國而箝遠之類萃焉晉趙衰以遜化一國而知范之賢繼焉故曰樹之風

聲

齊大史之守官尚父之德遠矣魯宗人之守禮

周孔之澤深矣故曰惟德惟義時乃大訓

皇帝始見于呂刑趙岐注孟子引甫刑曰帝清

問下民無皇字然岐以帝為天則非

兵以恭行天討謂之天吏刑以具嚴天威謂之

天牧

中說薛叔曰古人作元命其能至乎阮逸注云

元命包易書也愚按春秋緯有元命包易書

有元命包薛叔蓋謂自作元命其言見于呂

刑阮注誤矣

張子韶書說於君牙罔命文侯之命其言峻厲

激發讀之使人憤慨其有感於靖康之變乎

胡文定春秋傳於夫椒之事亦致意焉朱子詩傳其說王風揚之水亦然

子夏問金革之事無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之也鄭注云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桀誓後世起復者皆以伯禽藉口嘗考書多方王來自奄孔注云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魯世家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淮夷徐戎並與於是伯禽率伐之於野作彤誓據此則伯禽征淮徐在

公未沒之時非居喪即戎也左傳箴之後晉始墨若伯禽行之則晉不言始矣記禮之言恐非謂費誓也

魏觴諸侯於范臺魯共公舉觴擇言以酒味色臺池為戒漢高帝圍魯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周公伯禽之化歷戰國秦楚猶一日也

周益公謂文苑英華賦多用負來非讀秦誓正義安知今之云字乃負之省文愚按漢書韋孟諫詩顏師古注引秦誓雖則負然古文作負



原件短缺

第36~37頁



文心雕龍云書標七觀孔子曰六誓可以觀義

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洪範可以觀

度禹貢可以觀事臯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

以觀美見大傳孔叢子云帝典觀美大禹謨

秦誓觀義此其畧畧異者也

春秋時卻缺之言九功九歌穆姜之言元亨利

貞子服惠伯之言黃裳元吉叔向之言昊天

有成命單穆公之言旱麓叔孫穆子之言鹿

鳴之三成鱗之言皇矣之雅閔馬父之言商

那之頌左史倚相之言懿戒觀射父之言重

蔡白公子張之言說命其有功於經學在漢  
儒訓詁之先蓋自遲任史佚以來統緒相承  
氣脉未嘗絕也

顏氏家訓云王粲集中難鄭玄尚書事今僅見

於唐元行沖釋疑漢王粲曰世稱伊維以東淮

言先儒多闕鄭氏道備蔡竊嗟怪因求所

得尚書注退思其意日蔡集

官師相規注謂官衆左傳官師從單靖公注天

子官師非卿也漢賈誼傳官師小吏注云一

官之長愚謂漢注得之周官皆有師

王景文謂文章根本在六經張安國欲記考古  
圖曰宜用顧命游廬山序所歷曰當用禹貢  
伊尹之始終書序備矣陸士衡豪士賦序伊生  
抱明允以嬰戮蓋惑於汲冢紀年之妄說也  
皇甫謐云伊尹百有餘歲應劭云周公年九  
十九王充論衡云召公百八十故趙岐注孟  
子云壽若召公

呂氏春秋孝行覽云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  
不孝注商湯所制法也二百商之刑三千周  
之刑其煩簡可見  
周禮大司馬注引書曰前師乃鼓鼗鼓譟疏謂書

傳說武土伐紂時事二禮疏引書傳畧  
說皆書大傳也

洪範五者未備史記云五是未備荀爽謂之五  
韋李雲謂之五氏傳習之差如此近於郢書

燕說矣

土氣為風水氣為雨箕屬東方木克土土為妃  
故好風畢屬西方金克木木為妃故好雨此  
鄭康成說也吳仁傑謂易以坎為水北方之  
卦又曰雨以潤之則雨屬水漢志軫星亦好  
雨

五福不言貴而言富先王之制貴者始富賤者

不富也

趙岐注孟子不見古文以其助上帝寵之斷句  
又我武惟揚注云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太  
誓也又帝使其子九男二女注云堯典曰釐  
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  
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  
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又不及貢以政接於  
有庠謂皆逸篇之辭又引書再拜謹言  
葛伯仇餉非孟子詳述其事則異說不勝其繁  
矣孟子之時古書猶可致今有不可強通者也

易乾鑿度曰易之帝乙為湯書之帝乙六世王

名同不害以明功

帝乙湯玄孫之孫也按史記湯至帝乙二十九年王謂

六世王未詳唐陳正即曰殷自成湯至帝乙十二君其父子世六易謂十二君亦未詳

林少穎書說至洛誥而終呂成公書說自洛誥

而始朱文公曰蘇氏傷於簡林氏傷於繁王

而始

制治于未亂保邦於未危泰之極則城復于隍

既濟之極則濡其首不于其未而于其極則

無及矣

伊尹以辯言亂政戒其君盤庚以度乃口告其

民商俗利口其敝久矣邵子曰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周公訓成王勿以儉人所以反商之敝也張釋之諫文帝超遷嗇夫所以監秦之失也周官曰無以利口罔命曰無以巧言此周之家法將相功臣少文多質安靜之吏悃悃無華此漢之家法

恭在貌敬在心書正義之說也中心為忠如心為恕詩春秋正義之說也

堯舜之世名臣止任一事仲尼之門高弟皆為

一科故曰無求備於一人

疆怒而行忍也原憲之克也怨欲不行焉也一

視同仁容也顏子之克也復禮天下歸仁也

忠言事容言德習忍則至於容

式和民則順帝之則有物有則動作禮義威儀之則皆天理之自然有一定之成法聖賢傳心之學唯一則字

農夫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故民生在勤則不匱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故君子能勞則有繼乃命三后先儒曰人心不正則入於夷狄禽獸

雖有土不得而居雖有谷不得而食故先伯夷而後及禹稷此說得孔子去食孟子正人心之意小雅及廢其既烈於洛水四維不張其害惜於阻飢

周禮司刑五刑之屬二千五百穆王雖多五百章而輕刑增重刑減班固以周禮為中典甫刑為重典非也

舜臯陶曰欽曰中蘇公曰敬曰中此心法之要也呂刑言敬者七言中者十所謂惟克大德在此二字

禹有典則貶厥子孫而有盤遊無度者湯以義禮垂裕後昆而有顛覆典刑者是以知嗣德之難也宋武帝留葛燈籠麻繩拂於陰室唐太宗留柞木梳黑角篋於寢宮作法於儉其敝猶侈况以侈示後乎

因岱柴而封禪因時巡而逸遊因洛書而崇飾符瑞因建極而雜糅邪正因享多儀而立享上之說塞忠諫謂之浮言錮君子謂之朋比慘礫少恩曰威克厥愛違衆妄動曰惟克畢幽其甚焉者丕之奪漢託之舜禹衍之篡齊

託之湯武郟陵海西之廢託之伊尹新都之  
攝臨湖之變託之周公侮聖言以文姦慝豈  
經之過哉

蘇綽大誥近於華矣太玄所謂童牛角馬不今  
不古者歟蘇威五教綽之遺風也

史記秦紀繆公三十三年敗於殽三十六年自  
茅津渡河乃誓於軍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傒  
之謀令後世以記余過君子聞之皆為垂涕  
曰嗟乎表謬公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慶  
書序云歟嶠歸作誓與史不同邵子謂脩夫

聖者秦穆之謂也穆公是霸者第一悔過自  
誓之言幾於王道此聖人所以錄於書末  
大傳太子年十八曰孟侯於四方諸侯來朝迎  
於郊者問其所不知唐冊太子文云盡謙恭  
於齒胃審方俗於迎郊愚謂孟侯見康誥謂  
諸侯之長蓋方伯也大傳說非

漢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誥誓號  
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隋唐志繫之汲冢  
然汲冢得竹簡書在晉咸寧五年而兩漢已  
有周書矣太史公引克殷度邑鄭康成注周

禮云周書王會備馬注儀禮云周書北唐以  
閻許叔重說文引逸周書大翰若暈雉又引  
繇有瓜而不敢以擗馬融注論語引周書月  
令皆在漢世杜元凱解左傳時汲冢書未出  
也千里百縣譬之柔矣皆以周本為據則此  
書非始出於汲冢也按晉東晉傳太康二年  
汲郡得竹書七十五篇其目不言周書或字  
五年左傳後序云左傳正義引王隱晉書云  
太康元年當考竹書七十五卷六十八卷有名題七卷不可  
名題其目錄亦無周書然則繫周書於汲冢

其誤明矣

書大傳載四海河江五湖鉅野鉅定濟中孟諸  
陰谷大都之貢物此禹時也周書載伊尹為  
四方獻令此湯時也王會載八方會同各以  
其職來獻自稷慎以下其贄物二十一自義  
渠以下其贄物二十自高夷以下其贄物十  
四自權扶以下其贄物九此成王時也愚謂  
旅葵之訓曰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珍異之  
貢恐非三代之制

王會曰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

左殷公夏公立焉唐公虞公樂記所謂祝陳也殷公夏公樂記所謂祀宋也然則郊特牲云尊賢不過二代其說非矣

周書史記篇穆王召左史戎夫取遂事之要戒

言皮氏華氏夏后殷商有虞氏平林質沙三

苗扈氏義渠平州林氏曲集有巢有鄆共工

上衡氏南氏有果氏畢程氏陽氏穀平阪泉

縣宗玄都西夏績陽有洛之亡國名多傳記所未見

周書大聚篇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民

自来亦見文子張文潛祭司馬公文冬賜夏

冰赴者爭先蓋本於此

周書謚法惟三月既生魄周公旦太師望相嗣

王發既賦憲受臚于牧之野將葬乃制作謚

今所傳周書云維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

建功於牧之野終葬乃制謚與六家謚法所

載不同蓋今本缺誤文心雕龍云賦憲之謚

以康名天謚當致文心雕龍夏商二歲餘句頗存夏箴見周書文

傳篇高箴見呂氏春秋名類篇

周書小武開篇周公曰在我文考順道九紀一



辰以紀日二宿以紀月三日以紀德四月以  
紀刑五春以紀生六夏以紀長七秋以紀殺  
八冬以紀藏九歲以紀終九紀與洪範五紀  
相表裏文選任彦升曰不改參辰而九星仰  
止注引周書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曰  
星辰日月四時歲是謂九星九星即  
任章引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  
必姑與之戰國策蕭何引周書曰天子不取反  
受其咎此豈蘇秦所讀周書陰符者歟老子  
之言范蠡張良之謀皆出於此朱子云老子

見此書

三墳書無傳必犧唯易存而商高所云周天曆  
度周管子所云造六筮以迎陰陽者不復見  
管子輕重戊日虛戲作造六筮以迎陰陽作  
九筮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  
指六筮字未詳許行為神農之言鼂錯述神農  
之教列子稱黃帝之書陰陽五行兵法醫方  
皆託之農黃而大道隱矣今有山氣九之書  
謂之連山歸藏坤乾元豐中毛漸得之西京  
或云張天覺得之比陽民家非古也列子引  
即老子章  
神不死章

有言遜于汝志良之不拯其隨也惟學遜志謙  
之卑以自牧也遜一也而善惡異君體剛而  
用柔臣體柔而用剛君不遜志則為唐德宗  
之彊明臣而遜言則為梁竝據之苟同  
周人乘黎祖伊恐商受能如震上六之畏鄰戒  
則無咎矣蜀漢之亡也吳華覈詣宮門上表  
曰成都守社稷傾覆臣以草芥竊懷不寧  
陛下至仁必垂哀悼臣不勝忡悵之情謹拜  
表以聞吁華覈亦吳之祖伊歟  
學古入官然後能議事以制伯夷以禮折民漢

儒以春秋決獄子產曰學而後入政未聞以  
政學者也荀卿始為法後王之說李斯師之  
謂諸生不師今而學古太史公亦惑於流俗  
之見六國表云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  
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文帝謂卑之母  
甚高論宣帝謂俗儒好是古非今秦既亡而  
李斯之言猶行也孟子曰為政不因先王之  
道可謂智乎

舜之克艱文之無逸心也後之勤政者事為而  
已

勿以憚入立政之戒也又辭周公所作師之上  
六既濟之九三皆曰小人勿用

左氏傳引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洪範言  
惟十有三祀箕子不忘商也故謂之商書陶  
淵明於義熙後但書甲子亦箕子之志也陳  
咸用漢牘亦然

既獲仁人武所以克商也養民以致賢人興漢  
在於一言近攬英雄務悅民心復漢在於一  
言

張文饒曰堯之曆象蓋天法也舜之璣衡渾天

法也

李仁父宰相年表序曰孔子序三代之書其稱  
相者獨伊尹伊陟傳說周公召公畢公六人  
耳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若沈勁之於克張  
嶷之於稷李湛之於義府可謂能蓋愆矣

刑止於五而秋官條狼氏誓馭曰車轅此春秋  
時嘗有之至秦用之豈成周之法哉

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亂故以叢脞為戒器久  
不用則蠹政不常修則壞故以屢省為戒多

事非也不事亦非也

皐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蘇氏雖以意言之  
攷之書明于五刑以弼五教皐陶所執之法  
也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舜所操之權也皐  
陶執法于下而舜以其權濟于上劉頌所謂  
君臣之分各有所司王制曰王三又然後制  
刑又有同與則蘇氏之言亦有所本

格于皇天格其非心皆誠意感通而極其至事  
君如事天

玩物喪志志為物所役也李文饒通犀帶賦曰

美服珍玩近於禍機虞公威而垂棘返杜武  
殘而龍劍飛先指所以聞義則服防患則微  
經侯委珮而去宣子辭環以歸此可謂玩物  
之戒

好問則裕謂聞見廣而德有餘也中庸曰舜好  
問博學之必審問之學以聚之必問以辨之  
敏而好學必不恥下問老子亦云知而好問  
者聖勇而好問者勝

舜咨十二牧終於難任人命九官終於聖謨說  
孔子答為邦之問終於遠佞人一也

南豐序南齊書曰唐虞為二典者所記豈獨其迹邪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又曰方是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沒山黃樓銘序云昔之詩人歌其政事則并其道德而傳之朱文公詩破斧傳云當是之時雖披堅執銳之人亦皆能以周公之心為心而不自為一身一家之計蓋亦莫非聖人之徒也皆用南豐文法

虞之賡歌夏五子之歌此三百篇之權輿也洪

範無偏無陂至歸其有極蔡氏謂此章蓋詩之體使人吟咏而得其性情與周禮大師教以六詩同一機伊訓以三風十愆訓太甲自聖謨洋洋而下亦叶其音蓋欲日誦是訓如衛武公之抑戒也故曰詩可以興

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凡兩言之或謂脫簡重出東觀漢記王阜為重泉令鳶鳥集學宮阜擊磬而舞况舜樂所感乎

湯之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武之誓曰惟人萬物之靈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子思所謂

天命之性孟子所謂性善淵源遠矣

文侯之命其歸視爾師寧爾邦此觀禮所謂伯

父無事歸寧乃邦古者待諸侯之禮如此平

王能存西周禮文之舊而不能雪君父之讎

恥豈知禮之本乎

洪舒于民古文作洪荼薛氏曰大為民荼毒也

宅西曰昧谷虞翻謂當為柳谷周禮注度魏明

帝時張掖柳谷口水溢涌寶石負圖即其地也

周之盛也內諸侯為伯為閭召畢公之任周之

衰也外諸侯為伯為齊晉之霸三公行二伯

之職以統諸侯則伯者安得而竊王命

我生不有命在天得之不得曰有命一為獨夫

之言一為聖人之言真文忠公曰命一也恃

焉而弗脩賊乎天者也安焉而弗求樂乎天

者也此聖狂所以異

聖王畏天畏民人有畏心然後敬心生謂天不

足畏民不足畏為桀紂秦隋

詹元善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

綏厥猷惟后此即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脩道之謂教也人能知此則知觀書之要而  
無穿鑿之患矣呂成公已

沿梁及岐若從古注則雍州山距冀州甚遠壹  
口大原不相涉是以道用水經注以為呂梁  
狐岐

困學紀聞卷之二

